

見對方掏出像水壺的東西仰頭喝了一口，「欸我渴了，還不拿來讓我喝一口？就算當俘虜應該還是有人權吧？」

「這是……」

「廢話很多，拿來。」

「……」看了眼自己手中的東西，放棄強調「酒精不是解渴的最佳選擇」，走了過去，伸手將瓶口抵在對方唇上。

「這才差不多……」不介意地就口喝了一口差點噎到，立刻移開嘴巴，失去限制範圍的酒直接灑在自己褲子跟前方地板上，「好辣……！」

「這是伏特加。」

「你不會早講啊？！」

「……」

拿過一旁的水壺晃了幾下，湊到對方嘴邊，讓真正能解渴的東西下肚。

喝完水後蒼壽沒再開口說話，阿列克謝也早已習慣般的逕自放好水，重新整頓了隨行裝備，準備迎接一日勞頓後的休息時刻。

氣氛不大對。

轉頭往牆邊被縛著的人兒望去，蒼壽淨嫩面龐被火光烤得紅潤，一反前幾日的冰冷，他緊抿著唇眼瞼微垂，整個人看上去柔和了許多，也許還有點動搖，夾雜著某些不安定的情緒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……他們很喜歡喝酒的，每天晚上都會小喝幾杯，然後跟我說他們之間生活的點點滴滴……」

看著酒瓶有些晃神，而後有些朦朧，蒼壽低下頭。

「……然而他們不在了、而他們也不在了……全死了……」

「這世界只剩下我一個……」

一絲晶瑩順著他的鼻梁滑至鼻尖，停留片刻，然後落下。

莫名地想到冰柱，融化的冰水順著錐狀物往下，準備墜落、準備回歸大地的懷抱，卻像還掛念著什麼似的，停於冰柱尖端躊躇不前。搖搖欲墜的水珠本應平淡無奇，卻因為把整個世界都倒立收納進了豆大的空間裡，所以分外動人。

人兒淚珠滴滴答答不斷湧出，活像關不緊的水閥。他不確定對方到底經歷過什麼、或正在經歷什麼，自己只知道現在正面對一個受著傷，心似缺了口的人。

擁有高超的戰鬥技巧，無論有形無形，面對襲來的攻擊自己總能輕易將之化解，他卻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一個陷入悲傷的人。

也許天性使然、又或者是後天培養成實事求是的精神，自己出口的話雖句句實言，可到底不夠圓滑，甚至有些不近人情。認識他的人都有個無形的共識——找阿列克謝訴苦無疑是自討沒趣，沒被活活氣死就算不錯。

阿列克謝沒打算加深對方的痛苦，更沒打算就這麼坐視不管。忽然間他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曾經有人這麼告訴他：

受傷的人都需要一個擁抱。

語言不一定能撫平傷痕，實際行動卻可以讓人好過些。

不需要舌燦蓮花的說話技巧，只要一個簡單又實際的動作。或許可行，一個擁抱他做得到。阿列克謝邁步走近牆邊的人兒，張臂屈下身，試圖給予對方一個擁抱。

「你幹嘛？走開……」雖然被綁著，但仍扭動身體想躲開對方的手。

動彈不得的身軀奮力掙扎，並非朝自己攻擊，而是要逃離這雙載有溫度的臂彎。對方瞪大染水的眼，瑟縮在牆角，像極一隻失足落於山間縫隙的幼獸。

這場景他很熟悉，忽然間他知道該怎麼做了。

阿列克謝緩緩在對方面前坐了下來，動作很輕很慢，彷彿稍有不慎就會驚動對方。兩人距離不遠不近，恰好能看清對方面上，兩道淚痕被燈火照得閃爍。

直挺挺地盯著對方，人兒也回眼瞪著自己，默默流著淚，一時兩廂無語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阿列克謝首先開口打破沉默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沉默被撕裂時蒼壽的身體猛地頓了一下，阿列克謝幾乎可以看到他全身的肌肉在一瞬間緊繃，然後又緩慢的放鬆。

「……領養我的一家人。」他說，帶著濃濃鼻音。